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穎濱 范文正公

顏淵 荆公 穎濱 東坡 昌黎

子夏 穎濱

仲由 冉求 公西華 曾皙 言志 穎濱

曾參 不列 四科 李觀 樂天 鄭懈

樊遲 學稼圃 穎濱

宰予 從田 常作亂 穎濱 東坡

孔門學道 教人 穎濱

弟子仕不仕

穎濱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澗，不知其深。其舟若蔽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懼。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有救之，譬若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之男子；而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

范文正公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

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向哉不循聖人之道按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其所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

顏淵

荆公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詎罪冉有曰小子唯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至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人之善則取之於冉求百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一

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是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

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而非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穎濱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回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誥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旣九

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又曰予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閔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世利以玉帛子六三學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况其

下者乎故其爲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變雖南面
王樂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予方區區欲
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
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
魯司寇下爲委吏乘田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蓋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東坡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
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
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
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
孰知簞食瓢飲不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
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烝民爲
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
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鷲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
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
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昌黎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
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
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
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
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
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
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

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
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
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
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
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子夏

顏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
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
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子以致其道
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別襍種而時耨之
瓜田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可

凡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小人
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問
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雜禮
樂刑政百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教者未之知而學者未之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
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皙言志

顏濱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
不讓而其與黜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往
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
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

處已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曾參不列四科

李觀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知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

在者擇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也時之言

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下遇天下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

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學春秋之外得與聖人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則安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當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道

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者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禮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樂天曰曾參不死而科者非以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一舉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忘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而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而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

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問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終其親又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論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焉

鄭懈曰四科非夫子擇之也吾疑其爲曾子之言論語曾子之出也蓋曾子常與其弟子評先師之門人賢其賢者次第之非曾子自著之則曾子之言子拾記之云爾曷以解之以其字之也語之

自稱則字之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之師雖朋友亦名之今四科皆字也苟夫子言困之矣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而反曰顏淵閔子騫云云如是曾子爲其朋友而字之吾用是固知非夫子擇之而曾子之出也仁疑矣按而言則則曾子不當於四科也亦宜或曰此概從蔡者言之字者所以褒也曰行於蔡吾不知其果盡從與否也然七十子尚能踰此十人者乎語非春秋書是以用其字褒也曰上曷不明著之曰曾子云而無有發者何也曰記者云耳或著焉或去焉不必

例於此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曰賢哉回也著之矣柴也愚參也魯堯曰咨汝舜子溫而厲子在鄉黨則皆去之於此獨不著曾子豈不得耶

樊遲學稼圃

穎濱曰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不得禹舜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此字從田常作亂

曰太史公言三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

夷其族孔子恥之乘以為幸我之賢刻於四科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知亦在於從則逆弑君父也幸我乘幸乎君有善則我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無涉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幸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守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穢簡公則尚誰族守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嚭於逆亂猶不之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此豈不為孔子惜哉

東坡曰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蓋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記者宰叛

匪莫闢篋非千載不編之感也耶近令邁考關經
書究真所自則宰我不叛尤驗明甚夫史公國
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冤自
一洗亦古今之快也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
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
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
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執子
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當以子傳
長也

孔門學道教人

顏濱曰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

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絃歌廣之以讀書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
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
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其才而成之
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
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
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
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
之於孔子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

人民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
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
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
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
雖然孔子嘗語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
之者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
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
後一以貫之者可符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
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行其
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必無
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
以
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七

佛教 昌黎 曾子固

佛教

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
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
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年太戊在位七
十五年文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言其年壽所

極蓋亦任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七十七歲武王
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皆佛法亦未入中
國非因事佛而致一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三其後亂亡相繼遂於長宋齊
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
位四十八年三其後三其於身死後皆不之祭不用
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云云

李節曰業儒之人喜排佛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佛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
也宜一掃絕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
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
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
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
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耶
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隆而足蹙耳聵
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禳之事紛焉是二
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
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

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廣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窳相承矣貪封畧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掎克之利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所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

乃相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旣病矣人旣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雖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勇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教之大益而疾其雕鏤彩

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樂天曰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

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觀其教入抵以定定為根以慈忍為本以報應為枝以齊戒為末夫然亦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為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今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一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法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夫子抗衛臣恐乖士七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可人去此取

彼若欲以禪定復人心則先王有之矣無爲之道
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之矣側隱之訓
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僨則先王有之矣勸善之訓
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之矣禘禘之禮
在雖臻其極理則同歸或能助於化然各異也
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書也
況僧徒日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
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矣掃於
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
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桑而
待蠶而衣臣竊思之天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
必不由此矣

必不由此矣

曾子固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
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
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
外也故不可訕雖然彼惡嗜聖人之內哉書曰思
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
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
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
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
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
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

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
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
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
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
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
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
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
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
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
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
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

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且如此使之化者其德
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
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
物鼓舞乎羣象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
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
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
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
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
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
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

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
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
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
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
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又曰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
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
乃克羣遊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改此者
也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衰
世基潛跡文詭辯奮醜行至晉梁破正擅邪鼓
行中國有卑世主輕海內之實盛從詭譎鬼瑣恣

昨之邪情馳騖故祥傾盪惟神之邪說離君臣叛
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務髡而緇不儷不嗣辟而無
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刻學刮語寢禮崩樂塗民視
聽遂將驅除唐虞汨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
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
爲言動居處皆變諸夷狄緬惟在昔尊禮義而尚
失疇地廢而克終故聖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蹈幽
厲況欲盡汎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
千載功業專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碩
生繩其僻邪乖刺勤懇於策書然世主莫之寤其
波流汗漫無其抹止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爲壽

張幻惑下旣降休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而接
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廬益侈其衆益
蕃其辨益枝葉耗費無窮而恠亂無極矣哀哉孰
抑而正之與或曰斯嫉其迹庶矣盍究其源情性
夷然與孔子異意凡爲之者不愛官爭能賢夫惟
印組爲務逐逐然相軋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內足
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歟背而之也將
失其平尚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
以治不能或爭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
義不行也尊教興義則上讓而下競疇軋之乎謀
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無足而

假無欲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爲
賢哉則又以謂爲愚者設之故鬼神之神相司察冥
報陰譎災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于其心覲其
感懼而劓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譎之可畏孰
與畏刑而慕賞哉蹇蹇者陳禮義損益灼然著乎
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黜成敗焯乎迫于其
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祲祥哉若
晉魏梁隋之間蹈道者鄉勸而抵觸者衰止歟否
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
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寓緣南畝操機杼之民寡
而斷髮胡服之隸肩相摩踵相交也綴學立制補

禮改樂之道未極而蠻貊之書眩中國者驪駕聯
駟不足載邃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
完而洪鐘疊鼓之聲鏗鏘於閭閻崇奉之侈古之
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糲梁之食褐衣之
襲舉輜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觚
囊而爲滯中瘠也爲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於中計斥禱祠之末
制厭勝之鬼學自上先焉場廟勿新也誦試勿數
也冠而隸藉五百髡其一人爲老子學槌提仁義
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其源不可不深爲
制倣此顧其數亦創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

天純仁以得民羣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世古
之以至順粲焉寰宇之間形氣之內聖人之典章
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內霑毫芒寔寔之以純嘏矣惡
用胡夷之法荒唐之學哉

六一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
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
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
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
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入
乘其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
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

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
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
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帝餘年
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蓋其
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奈也補其缺修其廢
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
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
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人之力
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蓋其征賦
皆其不勤使天下之賦皆盡於南轅而不足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
程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
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
祭祀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
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
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節之
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
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
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
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

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
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
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
而入於人者深故其民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
於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言
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
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周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至道
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
而民之漸不周佛於此特乘間而出乎有餘歲之
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非由是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
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
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
及已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
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
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而況王公大人往
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
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赭然而怒曰佛何
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
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
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
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仲舒患之而退
修孔氏故孔氏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
而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
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
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
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
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一

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
勢也又曰昔荀卿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
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
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
其父子絕於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
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
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
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
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
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
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

也蓋鯀之治水也鄆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自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蠻夷戎狄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興右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矣楚之君皆號稱王春秋書用鄆子傳記於後於伊川而佛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

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其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夫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

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爲害著矣非待生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惟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者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歟奸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術長以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感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而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責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剛致而爲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八

老子之道

荆公

穎濱

范文正

東坡

樂三

佛老之教

呂黎

六一

穎濱

老子之道

荆公曰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所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

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
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
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
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
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
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
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
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
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
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
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
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
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
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
亦近於愚矣

穎濱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
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
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

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無一瞬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專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

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

言爲善近名之人將嫉此皆

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

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
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
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
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
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
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
無僞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
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諸侯逆天
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
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
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

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賞
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武商容之間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
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
爲國家之用哉

東坡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
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
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
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
皆歸於楊氏而道途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
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天屬之

親而合其無故之歆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無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路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三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

地皆不可居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路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而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兼愛爲我亦莫齊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

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
以爲不繆矣蓋嘗聞聖人之道處於不可與之
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
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
用與否也已蓋夫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
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
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
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爲用不勝勞
矣夫老聃莊周則未嘗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
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
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旣曰無之以爲用

文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曰斷滅而又曰
無斷無滅旣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強旣斷滅
矣又恐斷滅之爲累則夫其情可見矣昔老聃尼
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庸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迹近於中庸
而無忌憚也哉

樂天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盡黃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察不
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
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
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

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
故刑獄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
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
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共
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

老之教

昌黎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
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

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

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惟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焉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費

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
其澶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
相戕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夫盜不止割斗拊衡而民不
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姦臣之無聖人之類
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聖食也是故君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君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出爲君不能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棄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
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
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
也博愛之謂仁行而直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

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
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
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
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
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入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六一曰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
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
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
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
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
則其爲事同焉而佛能箱入情而鼓以禍福人之

趨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山
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
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
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
豈不賢於其徒也哉

頴濱曰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
之必有以揉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
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抑於天下大變其俗
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
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
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

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后食其粟蠶繅而后衣其帛
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復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
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
力於友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
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
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
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孫
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月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
之恩而可安鄉孝子之道者甚具而有法籩
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
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喪而又於終身不絕

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
至於后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
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死喪祭
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
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
尊貴富盛比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
屋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
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恠而其中間有疑惟不
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何故也彼能執
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
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旣去矣

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教之失於民者甚深而其
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
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為
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繼其教
欲納之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
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間之曰川竭而谷虛在夷
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
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
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
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
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

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
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
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祥
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
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
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
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望使佛
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
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亦嘗有去者矣而賞罰
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

復反其舊 又曰善爲言者因其人之言而與之
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曰吾父以爲
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
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
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辨
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
天下爲其知天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
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
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也是
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
人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

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
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至圓
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無害於吾
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
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老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
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
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
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
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遂萬物之性夫彼且
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
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強劫之故夫

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以語此也 又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

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其功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於其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滋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

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世
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
與老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
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
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
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
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
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臣曾不旋踵
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
畀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佞景而國
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貴也

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
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
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
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
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
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
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
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
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
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
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
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
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並行而不相悖渙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
孔之遺意也哉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八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八

文侯

國之興亡 穎濱

惠王

惠王不肖 溫公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

移粟救飢 荆公

安僖王

公子無忌 穎濱

武靈王

武靈王之亡 溫公

惠文王

蘭相如 穎濱

孝成王

長平之敗 穎濱

平原君 穎濱

虞卿 穎濱

魯仲連 穎濱

顏牧 溫公 穎濱

獻子

韓之興不在獻子 穎濱

昭侯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

諸王

齊國之興 溫公

威王

誅賞 老泉 牛僧孺

淳于髡 東坡

宣王

陳仲子 穎濱 溫公

湣王

孟嘗伐秦 穎濱

孟嘗養士 溫公 東坡 荆公

襄王

田單 東坡 穎清

齊王建

顏蠋 東坡

國之興亡

穎濱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
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
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
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
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
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

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
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秦人因之遂取西
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
豈能動之哉

惠王不肖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
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
之於秦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
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載孟子告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子思告孟子

牧民之道先利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者
義之和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
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知仁義之利不
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
利者所與言之異故也

移粟救飢

荆公曰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飢饉孟子論而非之
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
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五帝三王之世
可謂隆盛亦不能使五穀常登水旱不至然無漕
運民者上有美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

子無忌

侯嬴

朱亥

穎濱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
奮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
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
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
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
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
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東坡朱亥墓銘曰崑崙高丘其下爲誰唯魏烈士
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
孤進取其顛視如豚豕昔在屠肆誰養其威鼓刀

市人誰者畏之仡仡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賤而能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唯是屠者其養可取

溫公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武靈王之亡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強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微之甚也如此

相如

穎濱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

長平之敗

穎濱曰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會王不能用而聽趙豹

使鄭先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敢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平原君

潁濱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矣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趙勝一言此也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權盡矣

難哉

虞卿

潁濱曰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云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潁濱曰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而寵

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頗牧

溫公曰趙於三晉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歎矣

潁濱曰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魯之興不在獻子

潁濱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皆

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

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

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

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

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

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

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

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

固當然哉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復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齊國之興亡

溫公曰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桓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

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為虜理勢然也

誅賞

老泉曰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牛僧孺論齊誅阿大夫語曰齊威王謂阿大夫曰

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比
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官者為
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為吾一吏矣吾體有所貴
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
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也出入無方者藝之
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官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
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
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
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而應
威安有不明乎

淳于髡

此章

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
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
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
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
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陳仲子

穎濱曰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
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
也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

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
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
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陵，食於
辟纁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事之不可
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
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
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
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
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交於孔子，何也？曰：以其

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
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
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無所容，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
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刻
後克其操也。子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
謂是也。

溫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
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
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
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

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
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
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樹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鵝
兄所受之饋也故陸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
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
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孟嘗伐秦

穎濱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代二百餘年兵出未嘗
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
熟視無取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終不

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
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誰能禦之使
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為壯秦為老有名
之名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
以東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
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
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威文是以橫行而
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孟嘗養士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

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
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
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
孟嘗君之養士也不卹智慮不擇臧否盜其君之
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
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藎
淵藪此之謂也 東坡曰田文所賓禮者至於此
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
不脫於死當是之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
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
荆公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

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
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
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盜之力哉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田單

東坡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
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
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
也 穎濱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
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
毅不仁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

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一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際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顏蠋

東坡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死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者也然而未聞

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九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

諸王

楚之興亡 賴濱 溫公

劉勰

懷王

屈原皮日休 柳州 賴濱

襄王

迎婦於秦 溫公

宋玉對風 賴濱

考烈王

春申君皮日休 賴濱

諸王

國之興亡 穎濱 溫公

惠王

樂毅 穎濱 東坡

王喜

燕丹 荆軻 溫公

蘇

楚之興亡

穎濱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頃刻鬼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

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靡國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遭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丕僭如此而可証者哉

溫公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佞惑於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

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去濟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
御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楚而不戰辭陵廟焚而
不敢怨楚逃鼠伏自屏于陳東之戰而攻之
解割地之和而後下不亦悲不亦悲而國以淪

五三秦

劉軻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曰自重黎為火正
光融天下鬻熊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
華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
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
道王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
亡太子走昭王汙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
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
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關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
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為張儀
計陷楚以傷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
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

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白踈屈平親靳尚而
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鱗然無非已不能
嫉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
前事歷木切骨雖有宋王唐勒景差輩子弟賦諷
吊屈不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屈原

皮日休遇謗曰靳尚之言兮美如孺子蘭之氣兮
醜於醜既怒聯以相向兮遂累足而南征面懼懼
以奚色心慄慄以何情耳方聰兮忽睽目正視兮
忽盲目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
乎啼兮失聲望靈脩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鳥軼識

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旣徜徉兮夏水復眷戀
兮南荆嗟余夙乘於大訓兮涵清骨之忠貞旣質
質者之莫子容兮向重蒼以自盟旣憐仁以憑義
兮遂鉅信而規誠將真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
此生彼鸞斯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鷄鷓彼茨菘之
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蘅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
留將訴帝于玉京

柳州弔屈原曰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
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爲壤兮進御羔腹牝雞咩
嗶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
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

於一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護巧
之嘒嘒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愿兮美逾西施謂
謨言之恠誣兮反實瑱而遠違匿重痾以諱避兮
進愈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鐵石而從
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
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
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
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
義矧先生之惻愍兮臨大故而不貳沉墳壑佩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節

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
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恠兮夫孰救於芻亡何
揮霍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矐朗兮世
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
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
兮抑銜忍而不長茅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
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
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
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穎濱曰漢賈誼爲長沙傳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
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

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
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
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
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
哉屈原廉直而不知道徇茲以死然後爲快此所
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迎婦于秦

溫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
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
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
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立川之
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
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宋玉對風

穎濱曰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
颯然而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
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
得而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
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楚人之所
以爲憂比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
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

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春申君

皮日休曰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
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
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
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
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
秦其俟刑待禍若白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
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
其爲人謀下矣猶死以是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
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
道用之朞月荆可王矣然以待士士以訪死

戲儒術聖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
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穎濱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爲其
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
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十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
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
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
無槩於中乎

國之興亡

穎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

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
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
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
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
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
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
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
因而徇之徃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
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
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以

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溫公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
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
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焉天下笑其各失實乃至是
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率用弱燕以報強齊
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燕成之業惜
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
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樂毅

潁濱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黜之馬陵
其太子申齊湣王伐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

昔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無之詔也
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
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洎齊
軍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與久於外燕
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
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
共有此固毅之本意歟至與莒即墨相持固
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
蘇頗拒王斃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
山力敵雖有小資莫肯先決而要之必多使
曹孟德之隙以燕之衆而陷二城磨以歲月

軍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
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
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東坡曰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
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
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
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
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
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
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
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

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
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將
進兵卒刎其頸項藉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
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
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
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
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
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
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
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

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
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
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毅以百倍之衆數歲
而不能下兩城者非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
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
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政令寬賦役反田里
安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一軍者獨誰與戰哉
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
得而徐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
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使滅其誰曰不
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害其所處無使兩失焉

而為天下笑也

燕丹荆軻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
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
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
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
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
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
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
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戮社稷為墟
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
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
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七首疆燕而弱秦不亦愚
乎故揚子諭之以要離為蛛螫之糜聶政為壯士
之糜荆軻為刺客之糜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
君子盜諸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一

穆公

先立晉夷吾皮日休

獲晉侯柳州

孟明焚舟高邁

由余老泉溫公

三良李德裕

孝公

衛公子產使衛鞅逃王元之

商君溫公穎濱東坡

程昌安

惠王

張儀 穎濱 東坡

昭王

穰侯 溫公 穎濱

范雎 蔡澤 穎濱

白起 穎濱

樗里甘茂 穎濱 唐子西

先立晉夷吾

皮曰休曰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
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
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
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

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
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誠用之
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
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
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
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
相人國趙衰顯穎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
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
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乃
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
以分晉之田方百里平鄭負蔡之田方七十里許
公子摯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

誅本立之臣

惠公二年春殺 烝先父之室

謂惠公烝於獻

公夫人賈

故生民興誦

謂與人誦曰 伎之

死者無

報

謂惠公即位改葬恭

卒身獲于秦

公以九月歸而

子殺于晉

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

立秦乃召重鳴

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

不善而去鮫用九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

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

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諡得斯

文也可以諡繆為定

復晉侯

御州論國語曰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

曰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

曰穆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摯曰吾將以重耳

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

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家士又曰余納

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

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劇秦國可以無害

柳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言之也耳且曰

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摯之言殺之也則果如

而不用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

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

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

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丑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
是以正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
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
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
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於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
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得者亦大矣棄至公
之道而不知求始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
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於是夫

孟明焚舟

尚萬濟河焚舟賦曰昔孟明之載戰戰地也雲山
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

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棄瑕之恩未
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冀桑榆之
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總元戎申薄伐四馬雲
長劔雷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
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
平之尾震凌不周之柱扞朝出乎咸秦夕濟乎
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
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入黃泉
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
風塵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
鄉之土魂魄為隣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
矣乃命焚之夫其火

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炊長壩龍吼乎沸
潭魚喁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揖棹颺而為煙水
聲與軍聲合旁枯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于天
是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驚焉林木為我枯
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
猛獸莫前況於人乎况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
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晉
鋒鏑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幸
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乎時晉實之重
實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

大河之北封戶於峭陵之下既而鬼雪前恥人解
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
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測
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大也
是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鑿之明也見秦伯之用
賢貴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
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
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
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
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
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

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由余

老泉曰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
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
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
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
國而不以爲恥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
反擯棄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
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
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
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

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
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
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溫公論史記載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對曰中國
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僅以小治及後世阻法中
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
下交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御下
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一
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而
戎溫公曰所謂貴有賢者謂其能治人國家也治
人國家捨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

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狄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三良

李德裕曰秦穆公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韙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

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歎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異乎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雘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衛公子痤使衛鞅逃

王元之曰衛叔鞅嘗事公子痤痤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衛君親視其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

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
痊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為衛之患
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
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嗚呼凡為社
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
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
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
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
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痊非豈史筆
之有邪將史才之未至邪僕恐後之為人臣者
遇事者復履其迹因論以明之

高君

程晏曰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
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
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
歟商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
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
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
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
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
去也我知盜之蹊而反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
蹊哉

溫公論商鞅爲秦造令立木於國市募民徙之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
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
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言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
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
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
至於敗所利不能樂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
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
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欺天下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
木之賞此四君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
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

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穎濱論商君變法令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
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
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
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
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
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
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
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及怠而

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
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假者殺之無罪
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
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
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
族之斃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東坡曰商鞅用於秦變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異賀蘇子
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
道取以爲史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

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其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
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
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
實其甚者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滅此司馬遷之罪
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
政刑十年不爲聲色遊田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
富強乎秦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
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
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
洪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
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

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
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
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
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
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
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
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貴賢
二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

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
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
欲無足恠者效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
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
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
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
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又曰聖人制
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
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
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
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

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
罰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夫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
舜誅四兇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
也夫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
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
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
賁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
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
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徇以舜之用刑
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亦究

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又曰商君之法使民力
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
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
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
福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恠者後之
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
其禍者言爲之懼矣

張儀

潁濱曰戰國之爲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
而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

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饗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不悲乎

東坡曰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所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

穰侯

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

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

穎濱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能使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卷之二十一

穎濱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勇絕之獨不愧穎考叔茅焦乎及雎仁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為兵皆於外會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之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白起

穎濱曰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

范睢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
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
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
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又非特以怨不
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
詔出兵幸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
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
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難之歟

樗里甘茂

穎濱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
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

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
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
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
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唐子西曰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
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
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
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
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
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
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

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
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其
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樽里
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
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
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
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一

